

AI时代，我们如何阅读写作

——听作家学者分享关于阅读的思考

王冰雅 尚杰

AI时代，面对存储人类过往全部知识的“超级大脑”，我们还需要阅读吗？在AI一键生成流利文章的当下，我们还需要文学吗？

近日在甘肃兰州的一场阅读分享会上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、学者、教育工作者们，以“AI时代重塑阅读生态”为主题，分享了他们关于阅读永恒价值的思考。

带着阅读传统，拥抱新的阅读生态

“不管阅读方式怎么变，比如听书、看视频，甚至以后再出现新的方式，读书的本质都不会变。”作家赵丽宏重申阅读的意义，人类有限的生命可以通过阅读而无限延展。古今中外的智者贤人，通过文字把他们的经验写进书里，这就是文字的能量。“读书的本质，是我们从自己的心灵出发，走向他人的心灵，通过文字认识世界、认识人性，了解历史、了解社会，并且憧憬未来。”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持相同的观点。他认为，当下人类正在从印刷文明迈向数字文明。“面向未来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很多不确定、未知的东西，但我们并非赤手空拳，我们秉承阅读传统，去迎接新的阅读生态。”

作者，回归自主阅读与思考

今年10月发布的《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(2025)》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5.15亿人，较2024年12月增长2.66亿人，用户规模半年翻番；普及率达36.5%。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搜索、内容创作等多种场景。

在这庞大的用户群中，青年作家毕啸南的经历颇具代表性。他的AI写作

向。“AI永远在既有的人类思想库里提取内容，作家却能突破既有想象力，创造新梦。”他开始理性看待AI的局限。在这一阶段，他认为AI更像一个“智能化的字典”，是写作的智慧工具。

渐渐地，毕啸南发现自己对AI产生了路径依赖，想不到怎样描写时就问AI，而当得到答案后，他心头始终悬着一个问题：这到底是我的答案，还是AI的答案？

顿悟发生在一个不期而遇的清晨，

文学，要来自抚摸过的真实世界

新疆作协主席、著名作家刘亮程说，在AI时代，他希望握住一把“孤独”的镰刀。

他称自己是一个古老的现代人，在天山脚下，他用劳作和生活，供养了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。他用到的每个词，都源自生活中真实的触感。

“就像我拿过一把镰刀，摸到镰刀手柄时，镰刀会触摸到麦子，麦子又触摸到秋天，而秋天的背后，是人们的微笑、眼泪、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，是生生不息。这些，都是我从一把真实的镰刀出发，触摸到的真实物理世界。”

然而，不同于从人类真实体验中生长出来的文学，AI虚构的作品，是由人类的文字喂养而成，不与真实世界发生关联，更像是纯粹的虚无。

“无论AI怎么替代、怎么接管、怎么掌控这个世界，我都希望，当我的手伸向世界时，摸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。我也希望，我的文学都来自我所抚摸过的

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女孩，低着头，眼睛湿漉漉的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想到“她的眼睛像东南亚热带雨林的早晨那样湿漉漉的”。

“这个描写是完全属于我的，是我自己的独特感知和表达，不属于任何AI。”毕啸南说，从那天起，他清除了所有AI工具，选择回归自主阅读与思考。“想不出好词就继续想，总有想出来的一刻。这是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挑战，也是继续进步的机会。”

全部真实世界。”刘亮程说。

甘肃作协主席叶舟引用美国诗人罗伯特·勃莱的文章《寻找美国的诗神》，讲述了一个青蛙新娘的故事：丈夫不想让新娘变回青蛙，便偷偷烧毁了蛙皮。结果，青蛙新娘再也无法变回原样，羞愤之下不告而别。

叶舟解释，“蛙皮”象征着那些隐秘而珍贵的本性，它并不易于被人接受，但又是生之所系。“保持蛙皮的湿润”，就是要守护人们与那些“古老品质”的联结，不失正直、爱心、诚实的本性。

“AI技术目前还处于工具化阶段。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，仍旧是工具背后的人道、人心与人性。”叶舟认为，在空前的科技创新下，“保持蛙皮的湿润”尤为重要。

他提倡，今天的阅读与写作，依然要重申一种“深情主义”的情怀，一种对生命的庄严礼赞，对人类想象力的不懈探索。

书评

用“贴地式”写作塑造警察形象

——评卓牧闲《滨江警事》

刘双喜

长江奔涌，裹挟着泥沙与岁月，也见证着一代代水警的坚守。卓牧闲的网络小说《滨江警事》，围绕长江南通段水警韩渝的职业生涯展开，聚焦水上治安、抗洪抢险、打击走私等工作内容，用近乎“编年史”的笔法，勾勒出一幅基层警务与时代浪潮共振的鲜活画面。

《滨江警事》细腻呈现了世纪之交的社会风貌、行业生态与市井生活。报废拖船的锈迹、煤油炉做饭的烟火气……这些带着长江水汽与泥土芬芳的细节，搭建起一个真实可感的“滨江世界”。海事、渔政、海关等部门的日常工作，连同长江航运的发展变化，在这一方水上中渐次铺陈。《滨江警事》超越了类型小说的娱乐性，可视为一部反映滨江人民生活的社会档案。

作为一部公安题材小说，作品将叙事重心放在水上警务以及长江航运的行业生态上。船舶安检、证件核验等日常工作勾勒出“滨江世界”基层治理的现实模样。春节前夕，韩渝与海监联合执法时，发现锚泊铁船存在船主未办船民证、船员无证驾驶等问题，主人公既坚持原则又弹性执法，在解释罚款依据、扣留证件、开具“袖珍罚单”的过程中，展现出基层水警对法规的坚守与对船民的体恤。在执法外，水警还承担着水上救援的职责。小说多次呈现了危急时刻，水警用勇气与专业手段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场景。

随着故事推进，他们面临的挑战逐步升级，需要与渔政、港监、海关联合，共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。从日常执法到跨部门协作办理大案，作者以由点及面、层层递进的叙事方式，立体呈现了水警的职业全貌与长江航运生态。

基于上述典型环境，作者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水警形象。江河湖海构成的特定工作场域铸就了水警的专业、忠诚与担当。主人公韩渝与师傅徐三野集中体现了这一点。初入沿江派出所时，韩渝因身板瘦小而受到嘲笑，但凭借对修船、引航等船舶知识的精通，他在执行任务中逐渐崭露头角。为了克服自己生涩、不成熟的一面，他不断反思学习，变

得沉稳、成熟。学习消防知识时的钻研，指挥抗洪抢险时的担当，调查潜艇事故时的机敏……韩渝在摸爬滚打中褪去稚气，在知行合一中淬炼本领，逐步完成从青涩警员到成熟骨干的蜕变，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民警的成长之路。韩渝的形象之所以鲜活，还在于他被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“人”：会被生活压力所困扰，考虑辞职跑船；会在女儿升学问题上与妻子争执，显露出普通父亲的焦虑。韩渝的成长轨迹，恰似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孙少平，既具“泥土味”，又显“英雄气”，有血有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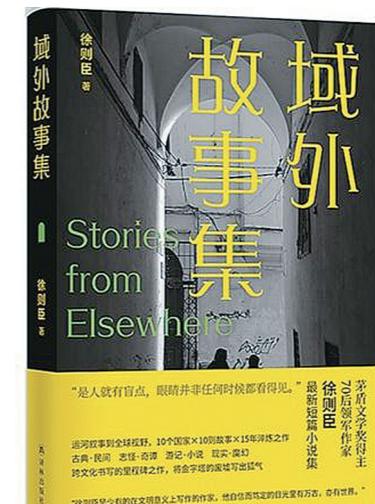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韩渝的成长是时代浪潮中的一叶扁舟，那么徐三野的坚守则是锚定方向的灯塔。徐三野是韩渝警察生涯中的引路人，不仅在工作上对韩渝悉心指导，更在精神层面影响其成长。师傅因积劳成疾过早离世是韩渝人生的转折点。接过接力棒的韩渝在精神上与徐三野合二为一，完成了警魂在新老群体间的传承。《滨江警事》的人物群像在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中完成性格塑形，韩渝的“韧”，徐三野的“野”，乃至配角如李勇的沉稳、李光明的贪婪、葛调的圆滑、梁小鱼的赤诚，都各有独特的生命底色，共同构成滨江世界纷繁复杂的万物体系。

小说以江为脉，采用“江河入海”的叙事结构：前期以沿江派出所为叙事原点，案件线索如支流蜿蜒；后期随着主角韩渝调任长航分局，叙事版图从江河延伸至海上，从聚焦基层派出所化解纠纷的日常，延展至呈现海上重大执法行动等更广阔的叙事空间。

《滨江警事》巧妙融合网络文学的节奏与传统文学的现实关怀。它的成功，离不开作者独特的创作理念。卓牧闲表示，自己不会写主角“开挂”，走向人生巅峰，只是去记录一个真实生活的普通人。为此，他系统研习海事知识，深入基层水警群体采访调研，积累大量一手素材，以“贴地式写作”赋予文本厚重的现实质感，留存下充满温度的中国警察故事，为网络文学如何扎根现实、书写时代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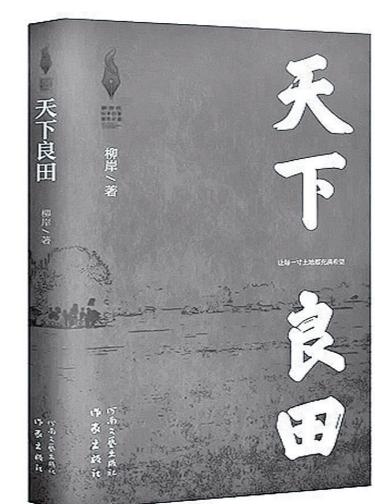
荐读

以新视角看异域风景



继《北上》之后，茅奖作家徐则臣的创作有意识地兵分两路，一路专注于短篇小说，以“域外故事”系列和“鹤顶侦探故事”系列为代表；一路专注于长篇小说。目前后者正在酝酿中，而前者已陆续开花结果，瓜熟蒂落。《域外故事集》收录的便是他15年来相继发表的以海外为故事背景的10个短篇小说。

谱写悠扬的田野之歌



河南周口作家柳岸的长篇小说《天下良田》，将笔触聚焦波澜壮阔的农业现代化进程，以50多万人的篇幅深情描绘中原大地万亩粮田、风吹麦浪的美好画卷，讲述基层干部深耕细作责任田与良心田、农民群众的生活发生巨变的故事，以文学的样式为时代变革史上一份答卷。

童年阅读的丰茂与浩荡

赵霞

人生中，再没有一段阅读时光比童年时代更充满光亮。这是一个以全情投入的沉浸、栩栩如生的想象、庞大丰富的汲取为特征的阅读阶段。

从儿童角度，“孩子喜欢读什么”是首先要郑重对待的问题。童年的阅读无疑应以儿童的趣味为起点和支点，从喜欢的一两本书出发，通往可能的百本书、千本书。而随着阅读的拓展，另一个问题也逐渐凸显：怎样让儿童阅读的生态变得更加丰富、蓬勃？当然不是要求孩子每一种书都读，但应在尊重兴趣的基础上，鼓励他们多读各种题材、风格、类型的书。童年时期的阅读应有一种丰茂之气，像树枝在阳光下的伸展，粗与细，长与短，密与疏，自然构成生机与和谐。

许多大人认为，小孩子喜欢读虚构神奇的童话故事。但我听到不少家长告诉我，他们的孩子更喜欢读关于科学知识、自然世界和现实事物的图书。这不

是孰对孰错的问题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孩子的阅读是丰富多样的，同时也是发展变化的。相应地，童年的阅读也要体现这种驳杂、丰茂与生长，让孩子尽可能地了解世界的广阔丰富，给他们当下和未来的选择留出充足的视野和空间。

对待儿童的阅读，成人往往有两种困惑：一是怎样让孩子多读好书，二是怎样避免孩子读不好的书。两种困惑共同指向一个完美的阅读理想，但实际上，童年的阅读正如童年本身，并无完美的规划。如果说儿童的成长是一条河，成人决定不了它流向哪里，我们的工作是认识、理解、保护、疏浚，以帮助它获得最健康的形态。这种健康不是通过控制一切来实现的。不论我们多么小心地守卫儿童阅读的边界，总有一天，孩子的阅读将“脱缰而去”。世界上有好书，也有不那么好的书，甚至还有很不好的书，孩子早晚都会遇到，正如他们终将经历完整的生活。随着孩子慢慢长大，让他们明白

童年阅读的丰茂与浩荡，或许回应了儿童本身就具有的某种丰茂浩荡的精神特质。有这么一种常见的阅读现象：一些长大后看来平平无奇的书，会在与童年的相遇中迸发光彩。鲁迅在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中忆起小时候长妈妈给带回的绘图《山海经》，回想起来其实“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”，但这粗陋画图中“人面的兽”“九头的蛇”激起孩子阅读的快意和迷醉，成了那时“我最初得到，最为心爱的宝书”。某种程度上，孩子在阅读中以自己丰茂的感知和浩荡的想象重新“书写”了这本书。这一刻，一个“粗拙”的文本被童年照亮，又反过来照亮童年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儿童阅读的特性之一，也是一个阅读中的儿童应令我们敬畏的地方。面对这个善意、珍贵、富于生长和创造力的读者，成人唯有以更庄重的态度、更不懈的努力，为他们开辟、拓建阅读世界的丰茂与浩荡、深厚与无垠。